

清末民初日本图书馆学的传入及其影响^{*}

潘燕桃 程焕文

摘 要 本文梳理清末民初日本图书馆学传入中国的四个阶段:洋务运动时期国人对日本图书馆的考察,维新变法时期日文“図書館”一词的传入,清末新政时期日本图书馆学论著的翻译与介绍,以及民国初年对日本图书馆学的研究。日本图书馆学的传入对中国图书馆学和图书馆事业的发展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主要表现在:“图书馆”一词逐渐被官方认可并广泛使用;图书馆学研究由译著发展为国人自己撰写论著,理论体系日臻完善;“东洋式之图书馆”影响了当时中国图书馆的建设和管理。表3。参考文献47。

关键词 图书馆学 图书馆学史 传播 日本 中国

分类号 G250.92

The Introduction of Japanese Library Science into China and Its Impact in Late Qing Dynasty and Early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Pan Yantao & Cheng Huanwen

ABSTRACT The process that Japanese library science was introduced into China in late Qing Dynasty and early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could be divided into four phrases: Chinese scholars visited Japanese libraries during Westernization Movement; the Japanese word “図書館” was introduced into China around the Reform Movement of 1898; Japanese works and papers in library science was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during the Late Qing New Deal; and Chinese scholars began to research Japanese library science in early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o some extent, Japanese library science had influenced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library science and librarianship in some history periods. It is mainly reflected in three aspects: 1) the word “图书馆” was officially acknowledged gradually and used widely in China; 2) as Chinese scholars began to write papers and books instead of translating Japanese works, theoretical research on library science had made great progress; 3) at that time Japanese style libraries had influenced the building and management of Chinese libraries. 3 tabs. 47 refs.

KEY WORDS Library science. Library science history. Disseminate. Japan. China.

近现代以来,中国图书馆学的产生和发展始终与西方图书馆学的传播息息相关,一般来说,大致经历两个发展历程:一个是20世纪上半叶的“欧美→日本→欧美→中国化”过程,即从欧美图书馆学的传入,到日本图书馆学的传入,

再到欧美图书馆学的传入,最后实现图书馆学中国化的过程;另一个是20世纪下半叶的“苏联→欧美→中国化”过程,即从苏联图书馆学的传入,到欧美图书馆学的传入,最后实现图书馆学中国化的过程^[1]。

^{*} 本文根据作者于2013年12月6—7日在日本鹤见大学召开的“第五届资讯资本与伦理国际学术交流研讨会”(The 5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Information Capital, Property & Ethics)上的主旨发言整理而成,系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20世纪中国图书馆学思想史研究”(批准号:10ATQ001)的研究成果之一。

通讯作者:潘燕桃,Email:puspyt@mail.sysu.edu.cn

在第一个过程中,日本图书馆学的传入曾经对中国近代图书馆学的形成产生了比较重要的作用和影响。然而,因为种种原因,我国图书馆学界对这段学术史的研究一直比较薄弱,尚未形成比较系统的认识。因此,全面梳理日本图书馆学传入中国的历史,客观总结和评价日本图书馆学的传入对中国图书馆学、中国图书馆事业所产生的影响,不仅可以充实 20 世纪中国图书馆学术思想史的研究,而且能够为中国图书馆学、中国图书馆事业的持续发展提供历史经验和现实参考。

日本图书馆学的传入始于洋务运动时期国人对日本图书馆的考察。维新变法时期,日语“図書館”一词开始传入中国,清末民初渐有对日本图书馆学论著的译介与研究。20 世纪 20 年代以后,欧美图书馆学迅速传入中国,日本图书馆学对中国的影响日渐式微。总的来看,日本图书馆学的传入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

1 国人对日本图书馆的考察(洋务运动时期)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国门逐渐被打开,国人开始睁眼看世界。起初,国人对外国图书馆的认识主要来自对西书的翻译,其后逐渐有出洋者开始关注西方的图书馆,然而鲜有关注日本图书馆者,盖因明治维新以前,日本同样处于封闭状态,未有现代图书馆观念,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开始学习西洋,新式图书馆陆续产生,相对中国而言已经先进许多。鸦片战争失败以后,清政府为了拯救其垂危的统治,自 19 世纪 60 年代发起洋务运动。在洋务运动期间,为了引进和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清政府派遣官员出洋,随后个人出洋者渐多,于是,在了解西方图书馆的同时,国人亦开始关注日本的图书馆^{[2] 97-98}。

(1) 王韬对日本书籍馆的考察

王韬(1828—1897),江苏长洲甫里人,在香港襄助英华书院院长理雅各(James Legge)翻译五经四书时随他返回英国,开始了他的第一次出国漫游,并在欧洲生活了两年多。1879 年,王

韬应邀出游日本,此时正值日本从古代“文库”向近代“书籍馆”转变时期^{[2] 104-109}。王韬先后撰写了《漫游随录》和《扶桑游记》两部著作,专门记述他两次出国漫游的情况,在《扶桑游记》中记述了他赴日漫游时“游书籍馆”的情形^[3],王韬的记述虽然十分简洁,但是从目前可见的文献来看,在晚清的出洋人员中,王韬可能是第一个考察日本图书馆的人。

(2) 傅云龙对日本图书馆的考察

傅云龙(1840—1901),浙江省德清县人,他以选拔考试第一名的成绩被录取为外交特使,在奉派游历日本、美国等六国期间,撰写了 100 多卷研究外国的著作和海外游记、诗集。傅云龙每到一国便深入调查各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访问各国政府机构,参观各类企业、各级学校,游览各地博物院、图书馆等^[4]。傅云龙在其所著《游历各国图经》中曾专门列了一份“书籍馆表”,在《游历日本图经余记》中提到 1887 年游东京大学,东京大学“图书馆有元本汉书”,1888 年在东京“游图书馆”^[5]。

从现有的史料来看,从王韬在日本“游书籍馆”,到傅云龙“游图书馆”,国人的记述已经比较客观地反映了日本图书馆的变化,而傅云龙可能是我国较早注意到日本有“图书馆”的人。

国人对日本图书馆的考察,虽然见闻有限,但不失为日本图书馆学传入中国的前奏,可视作日本图书馆学传入中国的准备阶段。

2 日文“図書館”一词的传入(维新变法前后)

洋务运动失败以后,维新思潮开始涌现,有关西方图书馆的翻译介绍逐步增多。鸦片战争以后,面对与中国古代藏书迥异的西方“Library”或者“Bibliothèque”,国人的翻译五花八门。起初大多是音译,国人难以明确其真正含义,后来逐渐出现意译,如“书院”、“书藏”等,到维新变法时期,将其译为“藏书楼”者日渐流行,在此过程中,日本的“図書館”一词亦开始在中国的报刊上出现。

1896年,《时务报》第6册“东文报译”栏目刊发的《古巴岛述略》一文中出现了“图书馆”一词。该文由《时务报》日文译员古城贞吉译自《日本新报》的同名文章。文中提到:“虽在争战时,犹不废讲习。又有女学校,……图书馆等。”^[6]《时务报》于1896年8月创刊于上海,1898年8月停刊,梁启超任总主笔,另聘张坤德、日本人古城贞吉等人翻译英、法、俄、日文报纸,辟有“论说”、“西文报译”、“东文报译”(日文等文种)等栏目,是变法维新运动高潮时期改良派最先创办起来的一份机关报,也是当时影响最大的一份宣传变法维新的报刊^[7],这是“‘图书馆’一词见于中国报刊的开始”^[8]。

1899年,“图书馆”一词作为文章标题开始出现在报刊上。《清议报》第17册“外论汇译”栏目载有题为《论图书馆为开进文化一大机关》的译文^[9],该文译自《太阳报》第9号上刊登的文章。《清议报》于1898年12月在日本横滨创办,实际主编是梁启超,是维新改良派在海外创办的第一份机关报,设有“本馆论说”、“外论汇译”等30多个栏目,清廷的禁销反而更刺激了它的流传,在当时颇有影响^[10]。该文可视为“图书馆”一词在中文报刊上以题名出现之肇始。

虽然在维新变法时期,国人关注的焦点是欧美图书馆,鲜有介绍日本图书馆的情形,然而,由于国人对西方图书馆的翻译介绍,日文“図書館”一词也在不经意间传入了中国。因此,日文“図書館”一词的传入可视为日本图书馆学传入中国的初始阶段。

3 日本图书馆著述的翻译与介绍(清末新政时期)

在义和团运动之后,为了维护统治,清政府于1901年宣布实行“新政”,并相继采取了一些“变法新政”的措施。虽然,清末“新政”没有挽救清王朝,但是从图书馆发展的角度看,20世纪初的公共图书馆正是在清末新政时期创办起来的^[1]。由于清末新政之一切皆效仿日本,于是日本图书馆学迅速传入,一时大有超过欧美图书馆学之势。

(1) 中文“图书馆”一词的流行

清政府在岌岌可危的时刻开始仿效日本明治维新,实施维新新政,留日热潮骤然而起,西学传播的内容和方式为之一变,西学在中国由“西来”变为“东来”,西方先进的图书馆思想经由日本传入了中国。在此阶段,西学由日本转口输入,数量空前,在社会科学的输入方面尤其突出,影响也比较深入。中国知识分子开始由被动变为主动,成为西学传播的主体^{[2]52-53}。在这一时期,受整个社会环境影响,从之前的学习西方改为学习日本,无论是清政府还是民国政府,不仅派出官员到日本考察学习,而且还热衷于学习日本,模仿日本,译自日文的“图书馆”一词在中国逐渐流行起来。

1904年,清政府颁布的《奏定大学堂章程》使用了“图书馆”这一名称。这是“图书馆”一词首次出现在我国的官方文件中,主要在《屋场图书器具章第四》第四节、《教员管理员章第五》第一节和第二十节的规定中使用^[11]。但是在京师大学堂,人们仍习惯沿用藏书楼的旧称。当时的作法是:“于楼额仍沿用藏书楼之名,而于章程则标为图书馆。”^[12]虽然藏书楼的名称依旧,但从1904年起其主管人由“藏书楼提调官”改为“图书馆经理官”^[13]。据此,创立于1898年的京师大学堂藏书楼可视为我国官方最早采用“图书馆”一词命名的图书馆。其后,1904年创办的湖北图书馆和湖南图书馆也相继采用“图书馆”一词来命名^{[2]11}。

1909年,清学部在《学部奏分年筹备事宜折》所附的《分年筹备事宜单》中专门列出了“颁布图书馆章程”、“京师开办图书馆”等事宜^[14],第二年,学部专门拟定了《京师图书馆及各省图书馆通行章程》^[15]。于是,“图书馆”一词开始成为官方推广的统一名称。在这种情况下,各省纷纷开始奏设图书馆,以至于在宣统年间这短短的三年中,共创办了十几个省级图书馆。

日文的“図書館”一词翻译为中文的“图书馆”,最初出现在中文报刊杂志中,后来出现在政府的官方文件中,获得了官方的认可,并相继被京师大学堂图书馆、湖南图书馆、湖北图书馆

采用,最后逐步取代“藏书楼”一词。至此,中文的“图书馆”一词成为我国图书馆的通用名称。

(2)主要译著与著作

清末新政主要是模仿日本进行的,朝廷上

下无不步武东瀛,于是,日本图书馆学的影响逐渐超乎欧美图书馆学之上。在这一时期,中国学者翻译了一批日本的图书馆学著述(见表1)。

表 1 清末对日本图书馆学著述的译介与研究

序号	译著	译者	时间	期刊或出版社	原著者	简介与影响
1	《关于幼稚园图书馆盲哑学校及余类于小学校之各种学校又私立小学校等规则》	樊炳清	1901	《教育世界》第3期	日本文部省	关于小学校教师的聘用、解职和管理的法规 ^[16] 。
2	《日本图书馆之增设》	(不详)	1907	《教育世界》第8期	(不详)	全文仅百余字,扼要报道日本新增图书馆已达百所 ^[17] 。
3	《图书馆》	——	1909—1910	《教育杂志》(连载8期)	孙毓修	中国学者自撰的第一本以“图书馆”为标题的图书馆学著作。
4	《图书馆教育》	谢荫昌	1910	奉天图书馆发行所	户野周二郎	中国近代第一部图书馆学译著。

在上述著述中,尤以下面两种最有影响:

其一,孙毓修著《图书馆》。该书的主要内容包 括:图书馆种类、特征、图书馆创立等管理方法,以及建置、收藏、编目、借阅、购书、分类、管理等系列办理图书馆之程序等,重点论述了图书馆的收藏、管理和利用,并介绍了日本、欧美先进的技术,主张向欧美图书馆界学习,建立多层次、多类型的覆盖全国的图书馆系统,包括国立图书馆、都会图书馆、学会图书馆和乡镇图书馆等。作者在开篇对参考文献做了说明:“参以日本文部之成书,美国联邦图书之报告,而成此书”^[18]。由此可见,该书不仅介绍了日本图书馆的先进技术,而且参考了日本和美国图书馆的相关资料。“它综合了中国古代藏书楼的经验,又参考了东西方各方的先进理念和方法,是一部‘中西合璧’的图书馆著述,开始有了系统撰述图书馆学的文字。”^[19]“孙毓修《图书馆》中表现的图书馆精神,远远超越了同时代人。”^[20]

其二,谢荫昌译《图书馆教育》。谢荫昌时奉天省首任教育厅长,曾留学于日本明治大

学经济科,回国后致力于教育学著作的翻译。《图书馆教育》译自日本图书馆学家户野周二郎的《学校及教师与图书馆》^[21],全书共分18章,内容主要包括图书馆要旨、关于图书馆发达之意见、欧美学者关于学校图书馆之名论、欧美各国及日本图书馆之概况,以及图书馆之设备、巡回图书馆、图书馆员之待遇等。在此译著出版之前,国内发表了一些篇幅较短的关于日本图书馆的介绍性研究文章、随笔、时评等。有学者认为:“此书的出版改变了以往只是零星、片段地介绍国外图书馆学的文章的状况,开创了一个学术研究的崭新的局面。”^[22]该书内容系统而全面,是清末日本图书馆学术著作传入中国的代表作之一,对于中国图书馆史与图书馆学史,乃至中国近现代学术史的研究均具有历史价值。

从“图书馆”一词全面取代“藏书楼”成为正式名称,到国人主动了解、借鉴、吸收日本图书馆学术思想,翻译和介绍出版日本图书馆学论著,日本图书馆学在中国的传播进入了一个全

新的时期。

4 对日本图书馆学的研究(民国初年)

民国初年,教育部和其它相关单位派遣了

多批人员出国考察国外图书馆事业和学习图书馆学^[23]。在清末翻译日本图书馆学论著的基础上,中国学者对日本图书馆学著述的翻译与研究更加全面深入,并且产生了一批有影响的著述(见表2)。

表 2 民国初年对日本图书馆学著述的译介与研究

序号	译著	译者	时间	期刊或出版社	原著者	简介与影响
1	《图书馆小识》	通俗教育研究会	1917	通俗教育研究会	日本图书馆协会	中国较早出版的一部全面论述图书馆事业和图书馆业务工作的译著。
2	《图书馆管理法》	——	1917	商务印书馆	朱元善	中国最早出版的图书馆著作之一,该书在第一、六、十一、十三、十五、十六章分别介绍了许多日本图书馆的实例 ^[24] 。
3	《图书馆指南》	——	1918	医学书局	顾实	由中国出版机构出版的较早的图书馆著作之一。
4	《学校文库及简易图书馆经营法》	李明澈	1918	《东方杂志》第 15 卷第 9 号	今沢慈海 ^①	论述学校图书馆的类型、经营方法、阅览室的建造方法 ^[25] 。
5	《图书馆学指南》	杨昭愬	1920	法政学报社	田中敬	内容包括概论、建筑及设备、目录编纂法、分类、图书馆教育、图书之保存、制本、图书馆史等 ^[26] 。
6	《图书馆管理法》	——	1920		郑樵三	内容完全与《图书馆小识》相同,影响不大。
7	《图书馆学》	——	1921	商务印书馆	杨昭愬	我国第一部以“图书馆学”命名的、国人自撰的图书馆学专著。
8	《儿童图书馆之研究》	陈逸	1924	商务印书馆	今沢慈海 竹贯直人 ^②	这是我国较早出版的一部儿童图书馆学译著 ^[27] 。
9	“现代图书馆”系列著作	——	1928—1933	中华学艺社 世界书局	马宗荣	该系列著作构建了一个比较完整而系统的图书馆学学科体系。

(1)《図書館小識》(《图书馆小识》)

民国初年,日本的《图书馆小识》一书在中国的传译比较广泛。日文原著《図書館小識》有

两个版本:一个是 1915 年由日本图书馆协会编辑出版的《図書館小識》(初版)^[28],另一个是 1922 年由丙午出版社出版的《増訂図書館小識》

① 《东方杂志》原文上的原著者为“金泽慈海”,并一直以讹传讹至今。经多方考证,发现此为缪误,应为“今沢慈海”。参见《日本人名大辞典》(数字版):<http://kotobank.jp/word/%E4%BB%8A%E6%B2%A2%E6%85%88%E6%B5%B7>。

② 之前有研究者将“今沢慈海”误作“今泽慈海”或“金泽慈海”,将“竹贯直人”误作“竹贯宜人”。

(再版),编者和田万吉、今沢慈海和植松安等人^[29]。经笔者核查比对日文原版发现,两个版本除了书名页上的编者不同,以及增订版的开篇载有“初版绪言”和“再版小引”之外,其目次和内容并无差异。根据出版的时间来推断,国人传译的应是前者,后有研究者将二者混为一谈,甚至还把作者误为“田万吉”^①,自然是不明原著之故。

该书共22章,主要包括图书馆之必要、图书馆之功效、图书馆之种类、图书馆之创立及经费、图书馆之职员及职务、图书馆之建筑、图书馆用器具、普通图书馆、儿童图书馆及儿童阅览室、学校图书馆、图书之选择、图书之购买及收入、图书目录及其种类、书牌目录记入法、分类法、图书之整顿及排列法、阅览及出纳法、分馆及派出出纳所又配本所、巡回文库、家庭文库、图书之检点及曝书、图书之消毒及废弃。该著内容全面,观点完备,表明当时的日本图书馆管理已经相当完备。

日本图书馆协会编辑出版的《図書館小識》在中国有《图书馆小识》、《图书馆指南》、《图书馆管理法》三个不同的译本或编译本。

其一,通俗教育研究会译《图书馆小识》

该书由通俗教育研究会于1917年翻译并出版,是比较忠于原著的译作。有学者认为此书是清末民初翻译和引进日本图书馆学著作的代表^[30],也有学者认为“这是中国翻译出版的第一本较全面地论述图书馆事业和图书馆业务工作的专业书籍”^[31]。

当时中国各地纷纷设立图书馆,这些新近设立的图书馆苦于无法可依,急需理论和实践的指导。《图书馆小识》的翻译和引进可谓及时雨,对当时的中国图书馆学界和业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其二,顾实编译《图书馆指南》

该书以日本图书馆协会编辑出版的《图书

馆小识》为蓝本编辑而成,主体内容与通俗教育研究会翻译的《图书馆小识》大体相同,所不同的是,该书在每章之后以“参考”的形式介绍欧美图书馆的资料,并增添了第一章“图书馆之由来”和第二十四章“今后图书之希望”。在正文之前载有内容简介,“内容介绍新说,贯通旧法,淹贯警辟,得未曾有。”^[32]

但是,全书只字未提此书译自日本图书馆协会编辑出版的《図書館小識》,亦未提及一年前已由通俗教育研究会翻译出版的《图书馆小识》。刘国钧对此提出了疑问:“然察其内容,除首尾二章外,标目悉与《图书馆小识》同,稽其实质,又复相似。意者顾氏未知此书有中译而取之为蓝本乎。”“然顾氏既取材于此书而一语不之及,窃不知其何意也。”^[33]

然而,瑕不掩瑜,无论因为何种原因顾实未曾提及上述二书,均无损该著在当时的重要作用与影响。这是较早由中国出版机构出版的图书馆学著作之一,对于中国近代图书馆学史和图书馆事业发展均有重要意义。

其三,郑韞三编辑《图书馆管理法》

该著于1920年出版。虽然书名不同,但其内容完全与《图书馆小识》相同^[34]。金敏甫认为:“民国九年,山西郑韞三氏,摘录《图书馆小识》而编《图书馆管理法》,内容完全与《图书馆小识》相同,惟仅录其大纲,而删掉繁节。故篇幅甚少,影响亦属甚微耳。”^{[35]29}

(2) 杨昭愬的《图书馆学》

杨昭愬(1891—1939),湖北谷城人,早年毕业于国立北京法政专门学校,后被派往美国攻读图书馆学,在赴美途中考察并报道日本图书馆事业的发展状况,学成归国后曾任浙江大学图书馆主任、江西省立图书馆馆长。在图书馆学领域共出版了《图书馆学指南》、《图书馆学》、《图书馆员之训练》(1928)等著作,以及《人民对于公共图书馆之权利义务》(1923)等论文,是我

① 见以下四篇论文:吴稼年著《日本图书馆思想对我国近代图书馆的影响》(第7页),吴稼年著《中国近代图书馆“西学东渐”阶段的学术思想特征》(第65页),马静、隋佳佳著《历史角度解读各国图书馆简史》(第82页),黄红华著《顾实及其<图书馆指南>研究》(第100页)。

国近代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奠基人,图书馆事业的先行者^[36-37]。

《图书馆学》于1921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全书共分8篇,主要包括图书馆学的基础理论、图书馆原理和应用、功能、经费、建筑、设备、图书管理法等。该书在初版之后,又在1926年至1935年间多次再版,其影响之大可见一斑^[38]。该书在中国图书馆学史上的主要学术建树体现在,这是第一部在参考国外图书馆学著作的基础上中国人自撰自编的图书馆学概论性著作,它首次构建了比较完整的图书馆学的学科体系,是我国第一部以“图书馆学”命名的图书馆学专著,标志着我国图书馆学的正式形成^[39]。编者在该书的凡例中列出了6种日文和11种英文参考文献,可见该书荟萃了东西方图书馆学术之精华,反映了20世纪20年代欧美图书馆学思想在中国再次流行的同时日本图书馆学的影响仍然存在^[40]。

对于该书的赞誉颇多:是东西方图书馆学引进中国的代表作^[41];是当时最为完备的图书馆学概论性著作,影响很大^[42]^[33];蔡元培在为该书作序时称其为“在我国今日,最应时势的好书”,“办图书馆的人,一定欢迎”;戴志嘉誉其“有裨于中国图书馆之前途者,实匪浅鲜”^[40];应当属于中国图书馆学史上一个里程碑式的著作^[30]。

亦有学者指出其存在问题,刘国均认为:“取材于东西名家著作,十居七八。至于本国情形间参一二,未能详也。”“盖外来思想与本来情形尚未融合。况涉论既广,取材复多,肤廓之弊,亦势所难免。”^[33]金敏甫比较客观中肯地评价此书:“杨昭愬氏之图书馆学,为中国图书馆学自撰书籍之最完备者,惟考其内容,尚属介绍东西洋图书馆学术之性质,未具创造规模”,“惟其所介绍者,则混东西之法,兼而有之,故此书亦只能称为东西洋图书馆学流入时期之一作品耳。”^[35]^[30]

笔者比较认同金敏甫的看法,一方面应当客观评价《图书馆学》的确是当时中国图书馆学领域的最完备之作,承认它在中国图书馆学史上里程碑式的重要地位,肯定它对民国初年的图书馆事业创始与发展阶段所发挥的积极作

用;另一方面,也应当发现其不足与局限,清醒地看到该著带有相当浓厚的东西洋图书馆学术的影子。

(3) 马宗荣及其“现代图书馆”系列著述

马宗荣(1896—1944),贵州贵阳人,现代著名社会教育学家、图书馆学家。早年留学日本学习社会教育学及图书馆学,回国后历任上海市教育局督学、大夏大学图书馆馆长兼教授、中央民众教育馆馆长等职。马宗荣著述颇丰,主要集中在教育学和图书馆学两大领域^[43]。

1917年以后,中国图书馆界由模仿日本逐渐转向了学习欧美。在此背景之下,作为当时为数不多的留日学者,马宗荣发表了“现代图书馆”系列著作,但是这些著作未引起学界和业界的足够关注。

从1924年开始,马宗荣的“现代图书馆”系列著作陆续发表在《学艺杂志》上,1928年以后由商务印书馆等出版社正式出版(见表3)。在《现代图书馆序说》序言中,他详细说明了编纂此系列著作是为了改变当时国内缺乏指导图书馆实践的图书馆学著作的状况^[44]。在《现代图书馆事务论》的《凡例》中,他强调:“故读本著者,能取上記四书而并读之,可收获全部知识之益。”在该书的《新序》中,他说明了五书的出版情况:“其序说与经营论二篇,已于民国十七年由商务印书馆先后出版。至第三篇以后,因乏余暇整理,遂久置篋底,未能付印。”之后因教学需要出版该著^[45]。由此可推论,《现代图书馆教育论》与《现代图书馆发展论》可能仅在杂志上连载发表了,并未正式出版,这也是后人无法找到此二书的原因。

表3所列五种著述构成了一个完整而系统的图书馆学学科体系,体现了马宗荣比较超前和成熟的图书馆学术思想。金敏甫认为:“马宗荣氏,抄译日文之图书馆学书籍而加以己意撰图书馆概论,其首二章现代图书馆的研究,及现代图书馆经营论则已在学艺杂志发表,内容较为完备而有系统。”^[35]^[33]有学者如此评价此著作的学术价值:“马宗荣对于现代图书馆精神的理解与思想,不亚于其他任何一位图书馆学家。”^[42]^[38]

表 3 马宗荣“现代图书馆”系列著作

名称	出版时间	出版社或期刊	主要内容
《现代图书馆序说》 ^①	1928	商务印书馆	共 6 章,内容包括图书馆的意义及任务、图书馆的沿革、图书馆的类别、现世的图书馆、图书馆的必要、图书馆的效果。
《现代图书馆经营论》	1928	商务印书馆	共 8 章,内容包括图书馆的创立、图书馆委员会及馆长的选任、图书馆的经费、图书馆的组织、图书馆员的养成、图书馆的设备、图书馆的用具及用品、图书馆规章的编制。
《现代图书馆事务论》	1934	世界书局	共 3 章,内容包括现代图书馆的常务与事务、图书的选择、购订与登记。
《现代图书馆教育论》	1930	《教育与民众》	主要内容包括图书馆教育的意义、图书馆教育的主体及客体、图书馆教育的必要、图书馆教育的理想、图书馆教育的方法等 ^[46] 。
《现代图书馆发展论》 ^②	(不详)	(不详)	(不详)

值得一提的是,《现代图书馆经营论》和《现代图书馆事务论》还被翻译成日文,分别藏于日本埼玉县立熊谷图书馆和县立长野图书馆,可见该书在海外亦有影响。

在这个时期,日本图书馆学的传入由译介日本图书馆学论著转为研究日本图书馆学。这些论著为当时的图书馆管理者提供了理论指导和日本图书馆的先进经验。

5 结语

在近现代中国图书馆学的发展过程中,在清末民初很短的一段历史时期内,日本图书馆学曾传入中国,并对中国近现代图书馆学和图书馆事业产生了重要影响。

鸦片战争以后,国门打开,西学东渐,维新变法时期,将“Library”或者“Bibliothèque”翻译为“藏书楼”的中文译名十分流行,其后从日本传入的“图书馆”也开始出现。因此,在清末,作为西文“Library”或者“Bibliothèque”的中文译名,“藏书楼”和“图书馆”这两个名词都是完全同

义的术语,学人有时甚至交替使用。例如,1906 年刘光汉在其《论中国宜建藏书楼》一文中阐述建立新式“藏书楼”的意义时曾言“今考东西各邦,均有图书馆”^[47]。这是“藏书楼”和“图书馆”这两个名词交替使用和“图书馆”一词在清末预备立宪之前不如“藏书楼”一词流行的明显例证。清末预备立宪时期,因为步武东瀛之缘故,“图书馆”跃然“藏书楼”之上,并经官方认可,成为通行的名词术语,是为日本图书馆学术对中国近现代图书馆和图书馆学术至为深远之影响。

随着日本图书馆学术著述在中国的传播,中国学者从最开始直接翻译和介绍日本图书馆学论著,到编译、编辑日本图书馆学论著,后来自己撰写图书馆学论著,并初步建立了中国图书馆学的学科体系和基础理论体系。据统计,1917 年至 1928 年,作为中国出版图书馆学著作较多的机构之一,商务印书馆与下属的商务印书馆函授学校、商务印刷厂图书馆共出版图书馆学著作 16 种,从时间上大致反映出当时中国图书馆学的发展状况,即 1917 年是图书馆著作出版的初始阶段,1923 年是国人自著出版阶

① 该书最初于 1924 年发表在《学艺杂志》第 5 卷第 9—10 期,时题为《现代图书馆研究》。
② 未查到此书的原文。

段^[38]。中国近现代图书馆学的研究从无到有,从少到多,论著出版数量不断增加,正是中国图书馆学发展的历史见证。

民国初年,随着公共图书馆运动与新图书馆运动的兴起,公共图书馆与学校图书馆开始在全国各地次第设立,由于当时的中国鲜见图书馆学著述,更无专门指导如何设立和管理图书馆的论著,图书馆管理者们苦于无法可依,无章可循。正当此时,日本图书馆学术传入中国,为中国的图书馆管理者们提供了可供借鉴的理论指导和实践经验,使得日本图书馆成为当时

中国图书馆之模仿对象。诚如金敏甫所言:“以上二书(指通俗教育研究会翻译的《图书馆小识》和顾实翻译的《图书馆指南》),实东洋图书馆学流入之代表作。而此时之一般办理图书馆者,亦莫不奉为上法,于是中国之图书馆,皆成为东洋式之图书馆,盖受此二书影响也。”^[35]²⁹清末民初年间的中国图书馆,皆成为“东洋式之图书馆”,此为日本图书馆学的传入对当时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所产生的历史作用与重要影响。

参考文献

- [1] 程焕文.百年沧桑 世纪华章:20世纪中国图书馆事业回顾与展望[J].图书馆建设,2004(6):1-8;2005(1):15-21.(Cheng Huanwen. Vicissitudes of a century century brilliant work: reviews prospect of undertaking of Chinese library of the 20th century[J].Library Development, 2004(6):1-8; 2005(1):15-21.)
- [2] 程焕文.晚清图书馆学术思想史[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Cheng Huanwen. The history of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1840-1911 [M].Beijing: Beijing Library Press, 2004.)
- [3] 王韬.扶桑游记[M]//钟叔河.走向世界丛书.长沙:岳麓书社,1985:455.(Wang Tao. Travels to Japan [M]//Zhong Shuhe. To the world series. Changsha: Yuelu Press, 1985: 455.)
- [4] 王晓秋.晚清傅云龙的海外游历和外国研究[M]//朱诚如,王天有.明清论丛:第二辑.1版.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1:238-244.(Wang Xiaochu. Fu Yunlong's oversea travels and studies on foreign countrie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M]// Zhu Chengru, Wang Tianyou. A study of a collection of essays o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II). Beijing: Zijincheng Publishing House, 2001: 238-244.)
- [5] 傅云龙.游历日本图经余记[M]//钟叔河.走向世界丛书:第3卷.长沙:岳麓书社,1985:73,221,253.(Fu Yunlong. Figures and record about traveling Japan [M]//Zhong Shuhe. To the world series. Changsha: Yuelu Press, 1985: 73, 221, 253.)
- [6] 佚名.古巴岛述略[N].古城贞吉,译.时务报,1896(6):390.(Anon.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the Island of Cuba. Teikichi Kojo, Translation. The Chinese Progress, 1896(6): 390.)
- [7] 刘家林.中国新闻史[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138-139.(Liu Jial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journalism[M].Wuhan: Wuhan University Press, 2012:138-139.)
- [8] 黄宗忠.图书馆学导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124-125.(Huang Zongzhong. An introduction to library science[M].Wuhan: Wuhan University Press, 1988:124-125.)
- [9] 佚名.论图书馆为开进文化一大机关[J].清议报,1899(17):14-16.(Anon. Library is a major institution of culture development[J].The Chinese Discussion, 1899(17):14-16.)
- [10] 方晓红.中国新闻史[M].第2版.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72.(Fang Xiaohong. The history of Chinese journalism[M].2nd. Edition. Nanjing: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2004:72.)
- [11] 学部.奏定大学堂章程:1904[M]//张百熙.张百熙集.长沙:岳麓书社,2008:249-250,252.(Department of Education. Regarding on the regulations of university: 1904 [M]//Zhang Baixi. Collected works of Zhang Baixi. Changsha: Yuelu Press, 2008:249-250, 252.)
- [12] 学部.京师大学堂续订图书馆章程[G]//北京大学,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京师大学堂档案选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185.(Department of Education. Renewing the library regulations of Peking University [G]// Peking University, China's first historical archives. Selection of archival materials of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1:185.)

- [13] 吴晔. 北京大学图书馆九十年记略[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2:14. (Wu Xi. A brief history of 90-year old Peking University Library[M].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1992:14.)
- [14] 学部. 奏分年筹备事宜折[G]//李希泌,张椒华. 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 北京: 中华书局, 1982: 125-128.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Regarding on preparations yearly [G]// Li Xiqin, Zhang Jiaohua. The historical materials of ancient books and modern libraries in China (From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to May Fourth Period) [M].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2: 125-128.)
- [15] 学部. 奏拟定京师及各省图书馆通行章程折[M]//李希泌,张椒华. 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春秋至五四前后). 北京: 中华书局, 1982: 128-131.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Regarding on the regulations of Beijing and the provincial libraries[M]// Li Xiqin, Zhang Jiaohua. The historical materials of ancient books and modern libraries in China (From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to May Fourth Period).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2: 128-131.)
- [16] 日本文部省. 关于幼稚园图书馆盲哑学校及其余类于小学校之各种学校又私立小学校等规则[J].樊炳清, 译. 教育世界, 1901(3): 14-15. (Ministry of Education, Culture, Sport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Japan. Plans for kindergarten library and private elementary school[J].Fan Bingqing, Trans.Education World, 1901(3): 14-15.)
- [17] 佚名. 日本图书馆之增设[J].教育世界, 1907(8): 89. (Anon. Increased establishment of libraries in Japan[J]. Education World, 1907(8): 89.)
- [18] 孙毓修. 图书馆[J].教育杂志, 1909, 1(11): 45-54. (Sun Yuxiu. Library[J].Journal of Education, 1909, 1(11): 45-54.)
- [19] 来新夏, 等. 中国图书事业史[M].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 373-374. (Lai Xinxia, et al. The development history of Chinese books[M].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9: 373-374.)
- [20] 范并思. 图书馆精神的历史缺失[J].新世纪图书馆, 2004(6): 3-8. (Fan Bingsi. Historical absence of library spirit[J].New Century Library, 2004(6): 3-8.)
- [21] 戸野周二郎. 学校及教师と図書館[M].東京: 宝文館, 1909. (Shujiro Tono. Schools & teachers and libraries [M].Tokyo: Hobunkan, 1909.)
- [22] 黄晓通. 中国近代第一部图书馆教育学译著:《图书馆教育》[J].贵图学刊, 2013(1): 52-53, 62. (Huang Xiaotong. The first library pedagogy translation of modern Chinese—"Library Pedagogy" [J].Journal of Guizhou Library, 2013(1): 52-53, 62.)
- [23] 邹华享, 施金炎. 中国近现代图书馆事业大事记[M].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8. (Zou Huaxiang, Shi Jinyan. Memorabilia of Chinese modern librarianship[M].Changsha: Huna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88.)
- [24] 朱元善. 图书馆管理法[M].商务印书馆, 1917. (Zhu Yuanshan. Methods for library management [M].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1917.)
- [25] 今沢慈海. 学校文库及简易图书馆经营法[J].李明澈, 译. 东方杂志, 1918, 15(9): 157-162. (Jikai Imazawa. School libraries and management methods for simple libraries[J].Li Mingche, Translation. The Eastern Miscellany, 1918, 15(9): 157-162.)
- [26] 翟桂荣. 杨昭愬早年图书馆学行考[J].图书馆研究, 2013(5): 6-8. (Zhai Guirong. An investigation of the early academic activities of Yang Zhaozhe[J].Library Research, 2013(5): 6-8.)
- [27] 今沢慈海, 竹贯直人. 儿童图书馆之研究[M].陈逸,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28. (Jikai Imazawa, Yoshihito Takenuzi. A study of children's library[M].Chen Yi, Translation.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1928.)
- [28] 日本図書館協会. 図書館小識[M].東京: 日本図書館協会, 1915. (Japan Library Association. About libraries [M].Tokyo: Japan Library Association, 1915.)
- [29] 和田万吉. 図書館小識[M].東京: 丙午出版社, 1922. (Mankichi Wada. About libraries [M].Tokyo: Heigo Shuppansha, 1922.)
- [30] 范凡. 民国时期图书馆学著作出版与学术传承[M].北京: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11: 63. (Fan Fan. The publishing and academic heritage of the library science works during the period of Republic of China [M].Beijing:

Beijing Library Press, 2011: 63.)

- [31] 董小英. 图书馆学情报学文献源[G]. 北京: 书目文献出版社, 1996: 26. (Dong Xiaoying. Literature sources on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G]. Beijing: Bibliographic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1996: 26.)
- [32] 顾实. 图书馆指南[M]. 上海: 医学书局, 1918. (Gu Shi. The guide to library[M]. Shanghai: The Medical Press, 1918.)
- [33] 刘国钧. 现时中文图书馆学书籍评[J]. 图书馆学季刊, 1926(2): 346-350. (Liu Guojun. Chinese book reviews on library science[J]. Library Science Quarterly, 1926(2): 346-350.)
- [34] 郑毓三. 图书馆管理法[M]. 太原: 晋新书社, 1920. (Zheng Yunsan. Methods for library management[M]. Taiyuan: Jinxin Press, 1920.)
- [35] 金敏甫. 中国现代图书馆概况[M]. 广州: 广州图书馆协会, 1929. (Chin M F. Modern libraries in China [M]. Guangzhou: The Canton Library Association Series, 1929.)
- [36] 汤旭岩. 我国早期的图书馆学家杨昭愬: 兼述杨太夫人纪念图书馆[J]. 四川图书馆学报, 1985(2): 91-96, 52. (Tang Xuyan. About Tsao-tsu Yang, a library scientist in early China[J]. Journal of the Library Science Society of Sichuan, 1985(2): 91-96, 52.)
- [37] 汤旭岩. 续写我国早期图书馆学家杨昭愬[J]. 图书情报论坛, 2009(1): 8-12. (Tang Xuyan. A restudy of Tsao-tsu Yang, a library scientist in early China[J]. Library & Information Science Tribune, 2009(1): 8-12.)
- [38] 邵友亮. 商务印书馆与民国时期图书馆学[J]. 江苏图书馆学报, 1996, 17(3): 42-44. (Shao Youliang. The Commercial Press and library science in the Republic period[J]. Journal of Jiangsu Library, 1996, 17(3): 42-44.)
- [39] 中国图书馆学会. 百年大势: 历久弥新[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4: 24-25. (Library Society of China. The past and future[M]. Beijing: Science Press, 2004: 24-25.)
- [40] 杨昭愬. 图书馆学(上下)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23. (Tsao-tsu Yang. Library science [M].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1923.)
- [41] 徐鸿. 略评我国近代早期图书馆学专著——杨昭愬之《图书馆学》[J]. 江苏图书馆学报, 1988(1): 71-74. (Xu Hong. A Review on *Library Science* of Tsao-tsu Yang, an early modern library science monograph[J]. Journal of Jiangsu Library, 1988(1): 71-74.)
- [42] 中国图书馆学会. 百年文萃: 空谷余音[M]. 北京: 中国城市出版社, 2005. (Library Society of China. Prime articles[M]. Beijing: China City Press, 2005.)
- [43] 周靖. 百年中国历史教育箴言集萃[M]. 北京: 学林出版社, 2012: 105. (Zhou Jing. A collection of apothegm on China's historical education in the past 100 years[M]. Beijing: Xuelin Press, 2012: 105.)
- [44] 马宗荣. 现代图书馆序说[M]. 上海: 中华学艺社, 1928. (Ma Zongrong. Research on modern library [M]. Shanghai: The Chinese Scholarship Society, 1928.)
- [45] 马宗荣. 现代图书馆事务论[M]. 上海: 世界书局, 1934. (Ma Zongrong. Research on modern library works [M]. Shanghai: The World Book Company, 1934.)
- [46] 马宗荣. 现代图书馆教育论(一~三)[J]. 教育与民众, 1929, 1(3): 1-10, (4): 1-6, 2(8): 1-6. (Ma Zongrong. Research on modern library education(I-III)[J]. Education & Public, 1929, 1(3): 1-10, (4): 1-6, 2(8): 1-6.)
- [47] 刘光汉. 论中国宜建藏书楼[M]//李希泌, 张椒华. 中国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春秋至五四前后). 北京: 中华书局, 1982: 118-122. (Liu Guanghan. On China is suitable for building ancient Chinese library [M]// Li Xiqin, Zhang Jiaohua. The historical materials of ancient books and modern libraries in China (From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to May Fourth Period) [M].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2: 118-122.)

潘燕桃 中山大学资讯管理学院教授, 博士。

通讯地址: 广州市广州大学城外环东路 132 号。邮编: 510006。

程焕文 中山大学资讯管理学院教授, 中山大学图书馆馆长, 博士。

通讯地址: 广州市新港西路 135 号中山大学图书馆。邮编: 510275。

(收稿日期: 2014-04-16; 修回日期: 2014-05-17)